

# 目 录



耙地虫

—  
001



旱螺螺

—  
007



豆  
丹

—  
012



鼻涕虫

—  
018

洋辣子

—  
024



磕头虫

—  
031



放屁虫

—  
037



吊死鬼

—  
043



# 目 录



土  
鳖  
子

—  
048



棉  
花  
虫

—  
054



西  
瓜  
虫

—  
060



蜘  
蛛

—  
066



小  
皮  
匠

—  
072

灶

马

—  
079



偷  
油  
婆

—  
085



蝎

子

—  
091



蜈

蚣

—  
097





蚂

蚁

—  
104



露  
猴  
子

—  
111



蚕

—  
118



蚯

蚓

—  
126

虱  
子

—  
133



臭  
虫

—  
142



跳  
蚤

—  
148



蠹  
鱼

—  
155



竹  
节  
虫

—  
164





# 耙地虫



一种与劳动有关的昆虫，乡下的昆虫就是勤劳，不但会推磨，还会耙地。

过去我老家耕田耙地用黄牛，现在早就用上了“铁牛”——我小的时候还没有。收割之后，播种之前，黄夹滩的大片河滩地上，大伯一大早就吆喝着牛下地了。两头黄牛拉着一张木犁，雪亮的犁铧插进土里，翻起的泥土像波浪一样往一边倒。大伯一手

扶着犁梢，一手扬着鞭子，嘴里哦嘞哦嘞地打着耕田号子，时不时地把手中的鞭子在虚空中挥一下，半空里一声炸响，两头牛的脚步便明显地加快了。耙地的时候我会跟着去看，大伯一脚前一脚后站在木耙上，在刚犁过的土地上颠簸起伏，一俯一仰，在我们的眼里，很是惬意潇洒。遇到比较平整的地块，大伯会在耙上放上两只蜡条筐，让我和二哥坐在里面，他拉着牛绳跟在耙后走。现在想起来，感觉真像是一只小艇在海上行进，有点颠簸，有点刺激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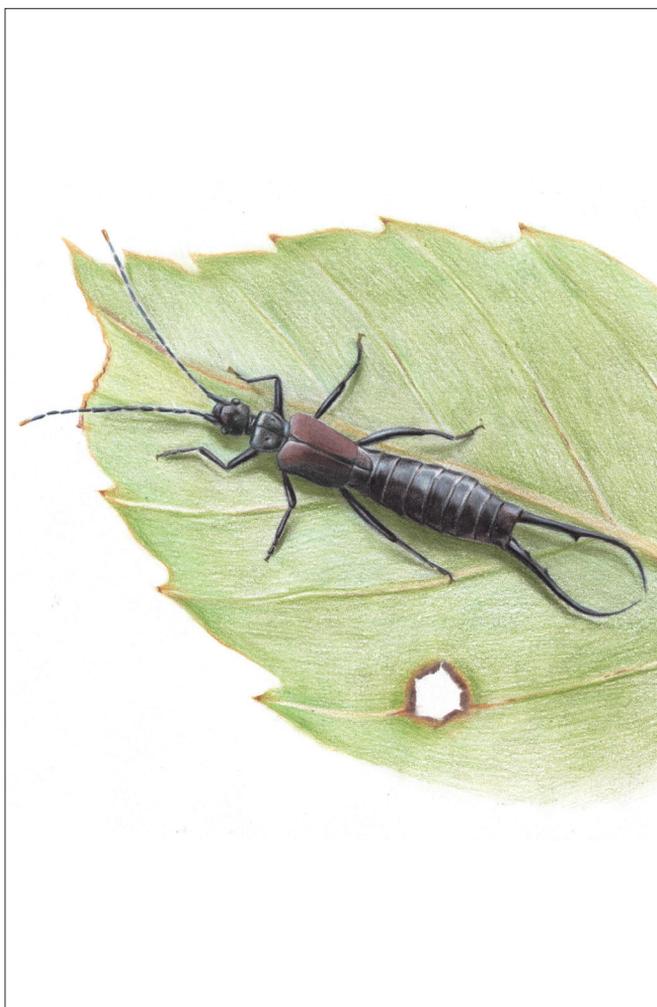
其实耙地虫跟真正的耙地无关，它可不能帮人干活，但是在孩子的游戏中，它拖着一根草棒爬行的样子还真有点像黄牛在田里耙地。实际上它的样子一点儿都不像牛，倒是跟山上石头下的蜈蚣样子差不多，只是它长不了蜈蚣那么大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它永远只有火柴棒那么长，也不像蜈蚣那样会咬人，要是它有蜈蚣那本事，想来我们谁也不敢去碰它，更不敢拿它当牛使，要它“耕田耙地”了。

它的尾巴尖上一左一右有两根紫红色的尖刺，跟它的身体颜色一样，硬硬的，微微上翘，我至今仍然不明白这两根尖刺对它自身有什么积极的意义，好像也不能作为自卫的武器，对付敌人还没有蜜蜂尾部藏起来的那一根针管用，更没有蝎子那根高高扬起的尾刺厉害。但在孩子们的眼中，它的这两根尖刺却是大大地有用，天生可以当作承载“耙”的工具。百灵因为叫声动听成了人们的笼中之物，耙地虫因为这尾巴上的两根尖刺成了孩子们的玩物。我不知道它们非要生这两根尖刺干什么，要是没有了这两根刺，它们该活得更潇洒，也不用这样整天提心吊胆，动不动就被孩子们捉住欺负一番了。

孩子们给它准备的“耙”五花八门，各种各样，有时是一截巴根草的草茎，有时是一段细小的枯树枝，有时甚至是一片小小的树叶，这得根据当时当地的条件来定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或什么地方就会和它狭路相逢。耙地虫的家不怎么固定，野

外可以生存，人家里也能找到它的踪迹。有时候你帮妈妈做饭，在灶门口烧锅，会冷不丁地从草堆里爬出一条，你赶紧抓住，揪住它的尾巴，掐一小段麦秸横着插在两根刺上，看它在眼前爬来爬去。在灶前切菜的妈妈会感到奇怪，怎么锅盖刚才还在冒烟，现在却没有白汽了呢？也听不到风箱呼哧呼哧的声响了，小大子在干什么？叫了几声小大子没有回应，妈妈放下手中的切菜刀转到灶门口一张望，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她的小大子正拿着一根小草棒，拨弄着地上四处游走的耙地虫呢，灶膛里的火还不知什么时候就熄了。直到一只脚覆盖上自己的“耕牛”，耳朵上同时一阵火辣辣的疼，你才激灵一下子从“耕田耙地的劳作”中惊醒过来。抬头一看，怒气冲冲的妈妈正拧着自己的耳朵呢，灶膛里也早就没有了火星，你赶紧扔掉草棒，绕了个草团塞进灶膛，使劲呼哧呼哧拉起风箱来。

那顿饭你当然没有吃好，因为你的疏忽，煮出



犁地虫：学名蠼螋（qú sōu），革翅目，蠼螋科。  
腹部伸缩自如，末端有由尾毛特化成的尾铗，雌虫尾铗平直，雄虫尾铗弯曲。生长在土壤中、落叶堆或岩石下，喜欢潮湿阴暗的环境，杂食性。

的饭半生不熟，妹妹噘着小嘴拒绝吃饭，弄得你心中没着没落好一阵难受。

可是就在你没情没绪一个人坐在灶门口反省的时候，草堆下又爬出一只耙地虫，你一伸手逮在手中，截根草棒插在它的尾巴尖上。看着它拖着草棒到处游走的滑稽样，一种简单的快乐很快传遍你的全身，妈妈揪耳朵的疼痛、妹妹没吃饭的不快倏忽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# 旱 螺 螺



“阿门阿前一棵葡萄树，阿嫩阿嫩绿的刚发芽，蜗牛背着那重重的壳呀，一步一步地往上爬。”爬上去干什么？歌中没有明说，但却有黄鹂鸟对它的忠告：“葡萄成熟还早得很哪，你早早上来干什么？”似乎说的是蜗牛要爬上去吃葡萄。我没见过蜗牛吃葡萄，倒是见过它吃嫩叶，也不是吃葡萄的嫩叶，而是吃农民种在地里的庄稼的嫩叶。

相对于门前小汪塘里的田螺，时庄人习惯把吃庄稼嫩叶的蜗牛叫作“旱螺螺”。大伯家屋后的那堵墙上旱螺螺最多，我每次捡知了壳经过那儿，都能发现墙上一道道白亮的痕迹，像邈邈孩子的衣服上粘了一道道鼻涕干了以后的样子。顺着这道“鼻涕”往上找，总能发现一个旱螺螺口朝墙面粘在那儿，小指头大小，扁圆形，硬壳螺旋状一圈一圈向外漾开去，用小棍轻轻一拨，这个旱螺螺便会离开墙面落向地面。我不敢用手指去碰它，大人们说，旱螺螺有毒，我怕碰了它之后万一真被它毒死有点得不偿失，跟它比起来，我这条命要值钱得多。我会找来一点儿水淋在它用“干鼻涕”封住的壳口上，不一会儿，便见两只柔软的触角慢慢伸出壳来，接着是头，然后是身体，我看着它背着它的家慢慢往墙上爬，一路留下了亮晶晶的水痕，只一会儿的工夫，就变成白亮亮的“干鼻涕”了。

我没见过有鸟儿吃它，不知道是鸟儿本来就不吃它还是吃了它就真的会被它毒死。我见大伯经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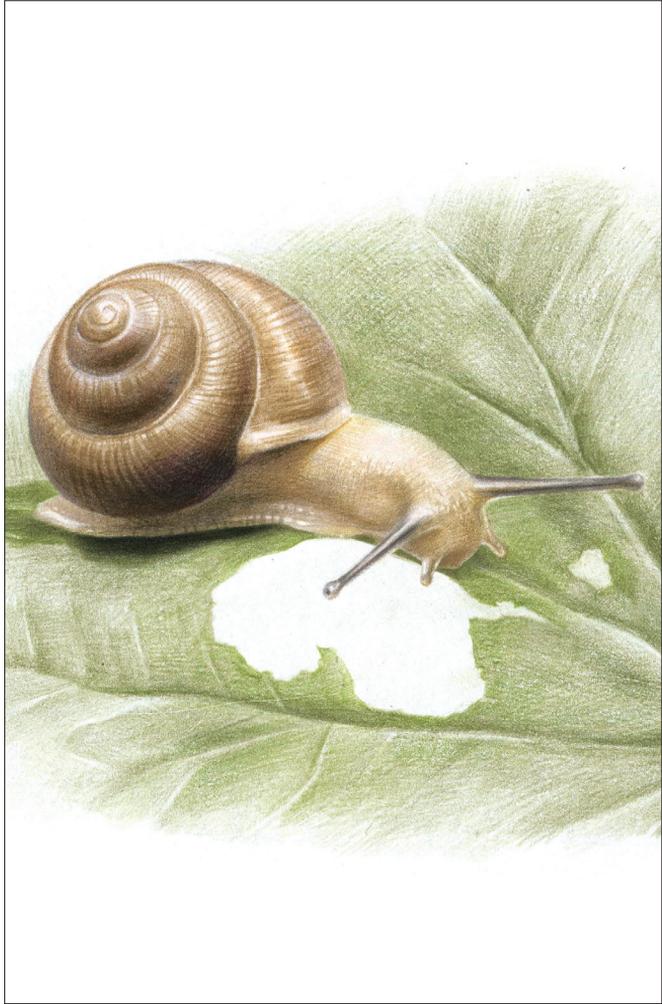
拿着一把扫帚去后墙上扫旱螺螺，然后用脚踏碎，就有点诧异：“这点小东西招谁惹谁了？最多也就是在你家墙上抹了一道道‘鼻涕’而已，也不至于要它的命啊。”大伯叹了一口气：“你看屋后这片庄稼，被它们糟蹋成什么样子了？用农药都杀不死它。唉！”说这话的时候，大伯有点无奈。

大伯是个很有本事的人，再调皮的耕牛到了他的手底下都服服帖帖，没想到这只小小的不是牛的“牛”却让他这么头痛。既然连他都说对它们没办法了，想必这小虫子真的很牛，我不由得对这个指甲盖大小的家伙肃然起敬了。

还没让我敬佩几天，随后发生的一件事情就让我对它彻底失望了。那天傍晚天快黑的时候，我像往常一样来看它，一道光亮从眼前闪过，一只萤火虫提着灯笼过来了。只见这位来访的客人不慌不忙地抽出细如毛发的两片颚，弯拢来成为一把锋利的钩子，很礼貌地在旱螺螺的外壳上敲了敲，像是在轻轻敲门，

又像是在亲密接吻。也只五六下，就见这只体形比它大许多的旱螺螺兴奋地扭动几下身体，便一动也不动了，触角软塌塌拖垂下来，像一块抹布一样软瘫着。客人又是一阵轻吻，主人很快就变成了一摊肉粥。真是不错，知道自己拿不出什么好东西来待客，就把自己的身体献了出来。客人倒也不客气，在空中跳起了优美的舞蹈，一道道优美的弧线传递出快乐的信息：快来快来，这家主人真是客气，大家都来做客吧。于是，一盏盏小灯笼接踵而至，接到邀请的萤火虫们都来共进这丰美的晚宴了。第二天清晨，当我捡知了壳再一次经过大伯家屋后时，发现了一枚旱螺螺壳，里外一样干净，没有半点残余。

真是应了那句古话：强中自有强中手，能人背后有能人。连大伯都挠头皮的旱螺螺，居然让这小小的萤火虫轻而易举地解决了，要不是因为后来听说萤火虫中的某些雌虫会谋杀亲夫，我简直就要对它崇拜得五体投地了。



旱螺螺：学名蜗牛，软体动物门，腹足纲。  
有甲壳，形状像小螺，走动时头伸出，受惊时则头尾一起缩进甲壳中，蜗牛身上有唾涎，取食腐烂植物，产卵于土中。